全三國文/卷32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卷31

全三國文卷三十二
魏〈三十二〉　清
烏程嚴可均校輯

卷33

↑ 返回《全三國文》

劉劭

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建安中，爲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太和中，出爲陳留太守，徵拜騎都尉，遷散騎常侍。正始中，封關內侯。卒，贈光祿勳。有《人物志》三卷，《法論》十卷，《集》二卷。

趙都賦

且敝邑者，固靈州之敞宇，而天下之雄國。南則有洪川巨瀆，黃水濁河，發源積石，徑拂太華，灑爲九流，入于玄波；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薄太濛；其北則有陶林玄壇，增冰冱寒；其西則有靈丘平圃，邪接崑崙；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壺太行，璀錯礫硌，屬阜連罔。龍首嵯峩吕　鬱，羊坂輪　吕　嵣。清漳發源，濁滏汨越，湯泉滬沸，洪波漂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迴，九衝衢交錯，三門旁開。層樓竦疎閣，連棟結階。峙華爵吕表甍，若翔鳳之將飛。正殿儼其造天，朱櫺赫吕舒光。盤虯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于南宇，立叢臺于少陽。及至暮秋涉冬，則風烈□寒，猛豺

鷙攫，鷹隼奮翰。國乃講武，狩于清源。駕騖冥之駿駁，抗沖天之旌旆。北連昭餘，南屬呼沱，西眄太陵，東結繚河。然後嵯子放機，戈矛亂發，決班鬐，破文頷，當手斃僵，應弦倒越。爾乃進夫中山名倡，襄國妖女，狄鞮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駢羅，遞奏迭舉。體淩浮雲，聲哀激楚。姿絕倫之逸態，實倬然而寡偶。其珍玩服物，則昆山美玉，玄珠曲環，輕綃綮繒，織纊綈紈。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嵯魚腸，丁令角端；飛兔褭斯，常驪紫燕，豐鬢确顱，龍身鵠頸，目如黃金，蘭筋參精，迅躡飛浮，軼響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熾光，挺新贈往，祓于水陽。朱幕蔽野，綵帷連罔，妖冶呈飾，顏如春英。〈《藝文類聚》六十一，又略見《文選・海賦》注、《赭白馬賦》注，《初學記》六，又十五、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七。〉

巨鰲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文選・海賦》注，又《演連珠》注。〉

煦氣成虹霓，揮袖起風塵。〈《文選・七啟》注。〉

神鉦發聲。〈《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

置酒乎黃華之館。〈《御覽》一百九十四。〉

其謀謨之士，則思通神睿，權略無形，沈竈生蛙，轉敗爲成。〈《書鈔》一百九十四。〉

辯論之士，則智淩徂丘，材過東里，分摘滯義，割擗纖理，論折堅白，辯臧三耳。〈《御覽》四百六十四。〉

游俠之徒，晞風擬類，貴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節成感慨。〈《御覽》四百七十三。〉

爰及富人，郭氏之倫，貲衍陶衛，豪溢無垠。金碧其輿，朱丹其輪。會遇燕好，其從如雲。〈《御覽》四百七十二。〉

許都賦

洛都賦〈案：此二賦同見《魏志》本傳，文俱佚。〉

嘉瑞賦

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人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燿其神精。章光列之煒燿，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于篇籍，貽來業而垂名。實明德之所墜，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盥。方將收麒麟于玄圃，栖鳳皇于軒檻，舞鸞鳥于中唐，聆鶱篴之和鳴，弄菫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于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藝文類聚》卷九十八。〉

龍瑞賦

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燿。侍衞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于邦國，卓犖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頫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于洛邑，遂巡幸于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㠯當陽。歲在析木，時惟仲春。靈威統方，句芒司辰。陽升九四，或躍于淵。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紆體犖縈，摛藻布文。青耀章采，雕琢璘玢。煥若羅星，蔚若翠雲。光炓奕㠯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旣精。聊假物㠯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泉含物而不澹，固保險而常盥。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㠯表名，暨明後之隆盛，又降見㠯揚聲。惟玲獸之玄眞，實殊異于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于泰清。〈《藝文類聚》九十八、《初學記》三十。〉

上都官考課疏

百官攷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㠯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㠯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㠯啟蒙，輒作《都官攷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㠯宣暢聖旨，著定典制。〈《魏志・劉劭傳》。〉

祀六宗議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晉書・禮志上》：「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爲云云。」〉

元會日蝕議

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先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通典》七十八：「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計吏劉劭建言云云。時尚書令荀彧及眾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劭由此著名。」〉

皇后銘旌議

主生稱魏不稱姓。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千石諸竹使符者皆稱魏。以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稱魏。〈《通典》八十四。〉

新律序略

舊律所以難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刪舊科，采漢律，爲魏律，懸之象魏。〈已上十三字，從《御覽》六百三十八補。〉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于律首。

《盜律》有劫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命；《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及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攷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又有敎辱强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

擅作脩舍事，故分爲《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輒劾㠯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又減㠯《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㠯爲法，故復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㠯費廣稍省，是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㠯爲《郵騎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㠯爲《變事令》。㠯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㠯爲《警事律》。《盜律》有還贓　　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㠯呈黃金爲償，科有平庸坐賊事，㠯爲《償賊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㠯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㠯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㠯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㠯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爲增，于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名，㠯爲律首。又改《賊律》，但㠯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于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瀦，或梟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㠯嚴絕惡路也。賊鬬殺人，㠯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人。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㠯止殺害也。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㠯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于善人所㠯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㠯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兇强爲義之蹤也。二歲刑㠯上，除家人乞鞫之制，所㠯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㠯齊風俗也。〈《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

人物志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㠯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制《禮》、《樂》則攷六藝祇庸之德，躬南面則授俊逸相之材，皆所㠯達眾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則竝受名譽。是㠯堯㠯克明俊德爲稱，舜㠯登庸二八爲功，湯㠯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㠯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于求人，獲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㠯爲四科，泛論眾材㠯辨三等。又歎中庸㠯殊聖人之德，尚德㠯勸庶幾之論。訓六蔽㠯戒偏材之失，思狂狷㠯通拘抗之材；疾悾悾

而無信，㠯明僞侶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㠯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是㠯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㠯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宋本《人物志》。〉

七華

玄休先生棄世遁名，藏身于虛廓，絕影于無形。榮時子聞而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之紘綱，生有九州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爲先生陳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所極。」〈《藝文類聚》五十七。〉

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莫能羈制。踐路躡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逸響，追晷逐電。〈《藝文類聚》五十七。〉

漱馬河源，遊目崑崙。〈《文選・魏都賦》注。〉

超重淵，越流沙。〈《文選・七命》注。〉

榮時子曰：三時旣畢，玄冬效節。木落草獘，鳥竄獸穴。爾乃駕六虬，乘雕軒。載金鉦，鳴玉鸞。鼓與雷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熛與電連。〈《藝文類聚》五十七。〉

榮時子曰：洞庭之鮒，〈《藝文類聚》作「鱄」。〉出于江潛。紅腴青鱸，朱尾碧鱗。乃使朱玄揮臠，騁厥妙伎。先事□□，敷割皮骨。〈《書鈔》一百四十五引兩條，《藝文類聚》五十七。〉煮丹穴之卵，鴆南海之　　。□□除之□，臠麒麟之麛。〈《書鈔》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五。〉

煎雋陵之縹翠，蒸葱嶺之碧雞。〈《書鈔》一百四十二，又二百四十五作「嵩陵」。《御覽》九百二十四。〉

厥齊不同，各有攸宜。九沸三變，其味乃和。〈《書鈔》一百四十二。〉

于是爨陽山之穈，九朔之禾。〈《書鈔》一百四十二。〉

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輜翳路，風馬如雲。〈《藝文類聚》五十七。〉

化如神明。〈《書鈔》十。〉

威光遠震。〈《書鈔》十三。〉

于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圃揚芳。毛羣率舞，羽族迴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蹌蹌。感神人而懷異物，窒九有而綏八荒。〈《藝文類聚》五十七。〉

樂論凡十四篇，見《魏志》本傳。

飛白書勢

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腳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眞。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折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　　。直准箭馳，屈擬蠖勢。繁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鵲遊逝。〈《藝文類聚》七十四。〉

文帝誄

鳳皇立翥。〈《文選・頭陀寺碑》注。〉

明帝誄

先皇嘉其誕受洪允。〈《文選・赭白馬賦》注。〉

劉放

放字子棄，涿郡人。曹公辟司空參軍，歷主簿記室，出爲郃陽、祋祤、贊令。魏國建，爲祕書郎。文帝卽王位，轉祕書丞，徙爲令。黃初初，改中書監，加給事中，賜爵關內侯，掌機密，進封魏壽亭侯。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進封西鄉侯。青龍中，加侍中光祿大夫。景初中，封方城侯。齊王時，加左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年老遜位，復爲侍中，領中書令。卒，謚曰敬侯。〈案：《魏志》本傳：「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

喻，多放所爲。」〉

奏停賣胡粉

今官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利，宜乞停之。〈《書鈔》一百三十五引《魏名臣奏》。〉

孫資

資字彥龍，太原人。歷縣令，參丞相軍事。魏國建，爲祕書郎。文帝卽王位，轉祕書丞。及受禪，改中書令，加給事中，封關內侯，掌機密。明帝時，加散騎常侍，封樂陽亭侯，進封左鄉侯。青龍中，加侍中光祿大夫。景初中，進封中都侯。齊王時，加右光祿大夫，轉衞將軍。㠯年老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卒，謚曰貞侯。

㠯太尉司馬懿爲太傅詔

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道〈一作「體履」。〉正直，盡忠三世，南擒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先帝本㠯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㠯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旣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雖旦、奭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㠯處其下，何㠯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回，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周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㠯鄧禹爲太傅，皆所㠯優崇雋乂，必有尊也。其㠯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又略見《魏志・齊王芳紀》。〉

對明帝詔問萬年後計

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㠯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眞還時，親詔臣㠯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卽阼，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芥不間。㠯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

類，爲其儔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㠯聖恩　　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鎭固，于事爲善。〈《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別傳》。〉

又對

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㠯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　　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㠯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迹，然後知可付㠯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愼，乃見親信。日磾夷狄，㠯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于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爲君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言，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別傳》。〉

薦賈逵于相府

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于大眾，烈節顯于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㠯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志・賈逵傳》注引《孫資別傳》。〉

韋誕

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子，稱草聖。建安中，爲郎中。正始中，遷侍中中書監，後㠯光祿大夫致仕。有《集》三卷。

敘志賦

鴻烈之末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于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辯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㠯歎息，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罔羣士于行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于機衡，擁大璫于帝側。隨倫儕㠯案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憤，心夕惕㠯愧恧。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于卿士。奏朝請于朔望，恭禋享于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馳。微奇功㠯佐時，徒曠官其何爲？匪遜讓之足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于明后，乞骸骨而告歸。〈《藝文類聚》

二十六。〉

景福殿賦

瞻大廈之穹崇，結層搆而高驤。脩棟迪㠯虹指，飛甍竦而鳳翔。榱桷駢逼㠯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于反宇，乘流蘇㠯飄揚。于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楹負極，飛櫨承　　。枅梧綺錯，〈「櫨」、「枅」二字竝依《御覽》改。〉粲棁鱗攢。芙蓉側植，藻井懸川。則有〈此二字依《文選・魯靈光殿賦》注補。〉望舒涼室，羲和溫房。玄冬則煖，炎夏則涼。總寒暑于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狄，詭貌殊姿，列于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綴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密，美百號〈《文選・景福殿賦》注作「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步雕輦㠯逍遙，時容與于蘭庭。又有敎坊講肆，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㠯動物，起世俗㠯獨絕。然後御龍舟兮翳翠蓋，吳姬擢歌，越女鼓枻。詠采菱之清謳，奏淥水之繁會。〈《藝文類聚》六十二、《御覽》一百八十八。〉

昭剛義于金光，崇柔惠于建陽。〈《文選・景福殿賦》注。〉

時襄羊㠯劉覽，步華輦于永始。知稼穡之艱難，壯農夫之克敏。〈同上。〉

虞淵靈沼，淥水泱泱。〈《文選・景福殿賦》注。〉

北看高昌，邪睨建城。〈《文選・景福殿賦》注。〉

踐高昌㠯北眺，臨列隊之京市。〈《文選・景福殿賦》注。〉

奏題署

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已上四語從《尺牘清裁》補。〉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御覽》七百四十七引《三輔決錄》注。〉

駁議胡昭

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攸行于卿，今覬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爲卿佐，足㠯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

皇后親蠶頌

于時明庶扇物，鳥帑昏正。躬耕帝藉，邁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廟之至敬。命皇后㠯親蠶，俾躬桑于外坰。攸時日于巫咸，詔大卜㠯獻貞。御坤德之大輅，翳翠葆㠯揚旌。爾乃皇英參乘，塗山奉輿。總姜任于後陳，載樊衞于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粲㠯星敷。啟前路于三官，命蚩尤而清衢。遊青虬于左角，步素螭于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覿休氣于朝陽。步雕輦而下降，采柔條于公桑。嬪妾肅㠯莅事，職蠶植而承筐。供副褘之六服，昭孝敬于烝嘗。盛華禮于中宇，神化馳于八方。乃延羣妾，宴賜于前。降至貴㠯逮下，布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迴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束帛之戔戔。神澤霈㠯雨施，洪惠播于無原。同碩慶于生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祜于萬國，卷福釐㠯言旋。美休祚于億載，豈百世之曾玄？〈《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四。〉

太僕杜夔誄

入作納言，光耀紫微。〈《北堂書鈔》一百六十。〉

墨方

合墨法，㠯眞朱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初學記》二十一。〉

筆方

先次㠯鐵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穢毛，蓋使不髯。茹訖，各別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齊毫鋒端，本各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衣羊青毛——縮青羊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圓。訖，痛頡之。㠯所整羊毛中，或用衣中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齊，亦使平均。痛頡，納管中，窒隨長毛者使深。窒小不大。筆之大要也。〈《齊民要術》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三十二終

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